東華錄卷十四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六月王貝勒大臣等公奏阿其那即允禩罪狀四十款塞思黑即允禟允禵罪狀十四款畧云阿其那等以邪党為足恃而要結之念弥堅以大位為可干而搆禍之心不已請速正典刑奉　上諭我

皇考聰明首出文武聖神臨御六十餘年功德隆盛如征剿三藩平定朔漠軍國大事皆不動聲色而措置帖然凡屬宄頑不無革面革心望風向化而獨是諸子中有阿其那塞思黑允禵者奸邪成性包藏禍心私結党援妄希大位如鬼如蜮變幻千端

皇考曲加矜全寬宥之恩伊等並無感激悔

過之意以致
皇考震怒屢降嚴旨切責忿激之語凡為子
臣者不忍聽聞　聖躬日此數人每憂憤感
傷時為不豫朕奉侍左右安慰　聖懷十數
年來費盡苦心委曲調劑此諸兄弟內廷人
等所共知者及朕即位以阿其那寔為匪黨
倡首之人伊若感恩改過自新則群邪無所

比暱堂與自然解散是以格外優禮晉封王
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負虛名故特獎以誠
孝二字鼓舞勸勉之蓋朕心寔寔望其改過
遷善也乃伊辦理事務懷私挾仇過犯甚多
朕俱一一寬免未罰其一月之俸未治伊家
下一人之罪亦始終望其改過遷善也迄今
三年有餘而悖逆妄亂日益加甚時以蠱惑

人心擾乱國政煩朕心激朕怒為事于公庭之上諸王大臣之前竟至指天誓日詛咒不道不臣之罪人〻髮指朕思此等兇頑之人不知德之可感不知法之可畏故將伊革去王爵拘禁宗人府將伊家下數人正法而阿其那反向人云拘禁之後我每加飡若全屍以殁我心斷〻不肯似此悖逆之言寔意想所

不到古今罕所有也總之伊自知從前所為之罪久在朕心所洞悉且為天地所必誅捫心自問萬無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亦不信朕寔有寬宥之心所以故為種〻桀傲狂肆之行以激朕之怒但欲朕將伊置（即）之于法使天下不明大義之人或生議論致朕之聲名或有損于萬一以快其不臣之心

遂其怨望之意朕受
皇考付托之重統御寰區一民一物無不欲
其得所以共享
皇考久道化成之福豈于兄弟手足而反有
傷残之念乎且朕昔在藩邸時光明正大諸
兄弟才識寔不及朕待朕悉皆恭敬盡禮不
但不敢侮慢並無一語之争競亦無一事之

猜嫌歷年內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飾過言也今登大位豈忽有藏怒匿怨之事而欲修報復以洩其忿乎無奈朕昆弟之中有此等大奸大惡之徒而朕于家庭之中寔有萬難萬苦之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畏服不可以誠感不可以禮諭朕輾轉反覆無可如何含淚向天我

皇考及　列祖在　天之靈定垂昭鑒阿其
那與允禩塞思黑允䄉允禵結為死党而阿
其那陰險詭譎寔為罪魁塞思黑之惡亦與
相等允禵等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
遂至膠固而不解總之此数人者希冀非分
容設邪謀賄結内外朋党煽惑衆心而行險
僥倖之輩皆樂為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

之大義此風漸積已二十餘年朕自即位以來竭力料理百凡訓誡而又不得不反覆諄詳告諭衆人者祇曰伊等所結之奸党所行之悪蹟惟朕知之冣詳冣確故三年以來感之以恩惕之以威百計化導兾其解散悛改而無如阿其那倡率不從不但不肯解散悔過而固結復深矣况此奸党之風如阿灵阿之

子阿爾松阿蘇努之子勒席恒等皆繼其父志而奸惡過焉似此毫無忌憚父子相承先後濟惡種類遞傳安有止極寔為國家之大患必貽後日之深憂者此等不待朕之宣諭舉國之人豈不知乎伊等既不肯解散改過若朕此時不將朕所深知灼見者明白料理分晰宣諭昭示天下垂訓後人將來朕之子孫

欲明晰此逆黨之事恐年歲久遠或有懷挾私心之輩借端牽引反致無罪之人枉致寃抑況朕之所深知者在庭諸臣未能盡知之曰三年于茲朕遇便則備悉訓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今在庭諸臣雖知之矣而天下之人未必能盡知之此是非邪正所關甚大朕所以不得不反覆周詳剖悉曉諭也諸

王大臣等臚列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各款合
詞糾叅請正典刑以彰國法糾叅之條事〻
皆係寔蹟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尚有多端
雖以悉舉今諸王大臣以為邪党不剪奸宄
不除恐為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
請者固為得理但朕受
皇考付托之重而手足之内遭遇此等逆乱

頑邪百計保全而不得寘痛于衷不忍于情然使姑息養奸擾柔貽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及于國家 宗社之長計則朕又為 列祖
皇考之大罪臣矣允禩允䄉允禵雖屬狂悖乖張尚非首惡已皆拘禁尚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處朕不能

即断候再加詳細熟思須發諭旨可將諸王
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頒示中外使咸知朕
萬難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之為宗社
久安長治之計寔不得已之處也特諭
案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康親王等公奏為
同悪結黨逆法悖倫請申明刑以協公論事
請將阿其那塞思黒允禵 八月直隸總督
等速正典刑故有此諭
李紱奏報塞思黒病故 諭朕差胡什礼前

往帶領塞思黑回京伊私與楚宗商議擅將
塞思黑鎖拿及胡什礼到京回奏述李紱有
塞思黑一到我便行事之語朕聞知駭異断
以為不可特命胡什礼馳往諭之李紱奏稱
並無此語胡什礼楚宗前私將塞思黑鎖拿
後又故意將鎖寬松任其脫卸朕彼時欲治
其罪又恐衆人曰此謂朕欲寬待塞思黑或

欲加嚴于塞思黑致妄存意見是以暫行停止今塞思黑既伏冥誅則從前胡什礼楚宗等擅鎖拿又私寬釋明係有意欺罔着將二人鎖拿帶往保定嚴審具奏

諭王大臣阿其那塞思黑罪大惡極諸王大臣等屢請正法朕不忍即定今塞思黑已伏冥誅朕心惻然今欲將阿其那寬宥以為何如著秉忠陳

奏并詢各督撫提鎮等各抒己見具奏 九
月重九節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皇子諸王大學士以
下九十四人賜宴賦栢梁体詩 順承郡王
錫保奏阿其那于本月初十日病故 諭內
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奉隆科
多伊曾薦舉朕令在內庭行走授為內閣學

士及礼部侍郎今歲鄉試朕以江西大省用
伊為正考官今閲江西試録所出題目顯露
心懐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
張必有平日記載遣人查其寓所行李中則
有日記二本悖乱荒唐怨誹揑造之語甚多
又于
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事訕謗以翰林

改授科道為可恥以裁汰冗員為常厄以欽
賜進士為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為文字之禍
以趙晉正法而目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
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為寃抑以清書
庶常復考漢書為苛刻以庶常散館為畏途
以多遷庶常為蔓草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
進士為非罪焚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

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囑托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必謂查嗣庭出于無心偶囙文字獲罪今種種寔蹟現在尚有何辭以為之觧免乎查嗣庭著革職拿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

月以河南學政光禄寺卿王國棟為浙江觀
風整俗使　以查嗣庭玷辱科名停浙江人
鄉會試　諭岳鍾琪見令經理彰撫普雄番
苗事務地連三省必須岳鍾琪前往四川就
近調遣方能悉合机宜著岳鍾琪親赴川省
駐札城都　十二月川撫法敏言建昌所屬
苗猓種類不一晃山賊蠻金格闇壽阿租等

狂悖不法從前並未殲其兇首曰調漢土官
兵分路進剿而金格等潛匿山箐茲又添兵
深入梁山捜捕請暫照松潘戍守兵丁之例
支給口粮從之　浙江道御史謝濟世叅奏
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罪
得旨田文鏡秉公持正貪贓壞法之事朕可
保其~~不~~必無謝濟世于天下督撫中獨叅田文

鏡不知其何心若不嚴行訊問則鬼蜮伎倆
得行着革職嚴訊務將寔情審出具奏尋刑
部審奏謝濟世叅劾田文鏡各款自認風聞
無據顯係聽人指使要結朋党擾乱是非謝
濟世擬斬立決
上召大學士等官入諭曰昨日謝濟世叅劾
田文鏡今日爾等大小臣工僉云並無貪婪

之事所叅各欵皆虛可見公道在人朕在藩邸素不識田文鏡雍正元年祭告華山回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敷陳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遂令往山西任賑濟之事辦理甚協即以為布政使將山西積年虧空及宿獘清理吏治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故調河南布政旋用為撫三年

以來河工堅固河汛安瀾年豐歲稔紳衿畏
法寔為廵撫中第一李紱自廣西来即奏田
文鏡忝劾黄振國汪誠邵言綸甚為寃抑張
球居官甚劣田文鏡並不糾忝且言黄振國
此時已為田文鏡監斃滅口矣未幾黄振國
已從河南解[赴]来京朕不知李紱受何人意指
其張球一案田文鏡早經認過請罪至汪

誠卲言綸皆庸劣不堪之人叅處並無寃抑仍
謝濟世所言黃振國張球卲言綸汪誠等與
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脗合從前特頒諭
旨言天下巡撫中寔心任事惟田文鏡李衛
楊文乾三人今謝濟世將田文鏡糾叅與
朕之明旨相悖今審問謝濟世俯首無詞則
其受人指使顯然謝濟世既自命爲報効國

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秦軍前効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黃振國等暗結党援鑽營李紱密奏今又指使謝濟世陳奏関徼以行賄被劾乃囑托佟鎮寄信隆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在黃振國已罹重罪而汪誠等處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党援必欲更翻前案寔為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卽

言綸關𨻶發邊衛充軍所以姑寬謝濟世者蓋以不教而殺寔所不忍教而不久朕亦不忍誅也　雲貴督鄂爾泰奏黔省狆苗兇悍長寨一帶尤甚臣調兵進剿川反兇苗窩党現今擒獲陣斬九級破寨三十六投誠二十一寨招撫苗民三千餘口查出荒熟田地三萬餘頃得旨嘉獎議叙　河督齊蘇勒疏報

黃河清于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自河南
虞城縣至江南桃源縣共六百里群臣請御
殿受賀不允賜內外官各一級
雍正五年正月川陝督岳鍾琪奏遣總兵趙
儒等率兵至晉雎山即梁番族將首逆金格阿
祖擒獻乞降並誘閣壽擒解旨嘉獎諭刑
部將年羹堯子赦回交年遐齡管束　二月

上以直督宜兆熊劉師恕參奏原任總督李紱彌縫虧空一摺出示大學士等諭曰凡汝科甲出身之人朕囙其較捐納人員目不識丁者不同所以欲加任用若盡如李紱鄭任鑰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科甲之人矣

諭內閣九卿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等語着將黃振國再行細訊

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為黃振國挾制
而欲置之死地以滅口黃振國係必應正法
之人此時有何傾陷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
法之事著伊據寔供出並不曰其供出田文
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曰其不供出田文鏡
之短遂邀寛免也據黃振國供稱伏讀上諭說
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　皇上至

聖至仁原不要殺我是（李）紋蔡珽謝濟世三人
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黃振國之罪不至於斬
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叅刻（劾）之案其罪本不
至于死及被叅之後蔡珽為之党護李紋
為之陳奏謝濟世又為之翻案鉤結党援造
作蜚語撓亂國政誣陷大臣為世道人心之
害所關甚大是黃振國之罪雖服極刑而有

餘辜尚得謂之罪不至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
可赦之死罪者寔由三人成之也着並諭黃
振國知之　内閣等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
庭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除查嗣庭大
逆不道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漋布政使丁士一副
考官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得旨牌坊銀兩
尚非輕贓之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

也汪漋人尚老成着降四級以京員調用丁
士一由部曹特簡洊陞布政深負朕恩着革職
發徃高其倬處或有應修城工或別地方工
程派伊出資効力俞鴻圖革職在編修內行
走至追出牌坊銀兩不必入官俟江西舉人來
京挨名散給　部覆御史陳學海條奏直
省火耗輕重懸殊請勅酌定成規以便畫一

遵行得旨伏耗原非應有迫于時勢不能禁
革耳若一經題定數目遂成定額清廉官不
能裁減而貪劣之員又將取于數外必致累
累民該部即照所請均屬不合不准行　刑
部等遵旨議太常寺卿鄒汝魯進獻河清頌
疏內故用悖逆之語顯肆譏訕請革職擬絞
決得旨從寬免死發湖廣荆州府沿江堤岸

工程處効力
三月開閩省洋禁 定鴻臚寺衙門仍屬礼
部統轄 賞會試下第舉人路費 閏三月
禮部議河南撫田文鏡請捐納貢監歸併學
臣約束得旨嗣後事屬督撫者准移咨學臣
事屬學正者准移咨督撫 五月內閣等議
奏查嗣庭應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今已在監

病故應戮屍梟示嗣庭兄查慎行查嗣瑮子
查澐侄查克念查基斬決嗣庭次子長椿大
梁克瓚侄查開查學俱年十五以下給功臣
家為奴得旨查澐改監候查慎行父子釋放
回籍嗣瑮查基免死流三千里 七月諭內
閣頃岳鍾琪奏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
子沿街吽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欲行

造反其人已被提督黃廷桂拿獲臣不敢檢
諷又不敢隱匿等語數年以來在朕前譏譖
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
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之報
復者其荒唐悖謬至于此極岳鍾琪懋著功
勲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陝重兵而奸
邪之徒造作蜚語譏毀大臣其罪何可勝甚誅乎

至于川陝兵民向來淳良忠厚且受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朕即位又
屢加恩澤伊等志誠感激衆所共知聞知今
今姦民乃云欲從岳鍾琪謀反是不但誣岳
鍾琪一人而並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着黃
炳黃廷桂會同審明寔情具奏　廣西巡
撫韓良輔言粵西全州羅城陽朔三州縣有田

少丁重田多丁輕者有棄産而丁銀未除得産而丁銀未納者請至雍正六年爲始按粮額派輸從之　九月雲貴督鄂爾泰奏黎平知府張廣泗率領弁兵攻破謬沖花苗陸續擒賊苗二百二十餘名有歸毆鬼壘九廠交椅兀馬等塞花苗頭目冊開戸口求内附　又奏遣遊擊徐成貞等率兵往助四川

總兵趙儒征剿四川之腊汝窩擒殺甚多餘皆降服兩省各撤兵回營旨嘉奬　又奏總兵孫宏本等擒剿臨元鎮屬威遠新平一帶猓賊威遠現擒賊首札鉄匠等新平兇賊李百疊率衆投誠　吏部等議河督田文鏡疏豫省紳衿苛虐佃户請嗣後照違制例鈐監吏員革去職銜得旨倘有頑佃拖欠田租欺

慢田主何以並不議及尋議裭佃照不應重
一違旨勒派屬員公捐俸工一與將軍督撫
文書擅用令諭直書官名一保舉題補各官
悉多營私受賄應將年羹堯並通同欺罔之
桑成鼎金啟勳胡期恒及伊家人魏之耀嚴
大等一併勅部提拿治罪旨着年羹堯明白
回奏　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

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甚多有交部者亦有未
交部者其從後所奏事件每有互相舛謬之
處爾等行文年羹堯着將諾木渾等帶往杭
州一切所奏事件奉朕所諭旨並硃批諭旨
俱察明具奏　諭禮部前僧人宏素處稱有
朕昔年賞賜金剛經一部尚有朕製序又
昨日齋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書

寫錯悞甚不可解朕在藩邸時日與栢林寺相近閒與僧人談論内典並非以僧人為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有崇用僧人賛助之理近日宣化薊州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招搖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於朕聲名大有關係而爾部不可不嚴禁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尚有未繳者爾部嚴行

各省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有隱漏定行治
罪 六月革年羹堯子年富年興職及隆科
多子玉柱鑾儀使職 吏部等衙門遵旨公
閱年羹堯奏摺疏參年羹堯受皇上莫大之
恩乃狂妄背逆罪大彌天為天地之必誅臣
民所共憤請鎖拿來京嚴審正法旨俟年羹
堯回奏到請旨 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

撫叅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屈抑曾降諭旨
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引見當
銓補用數員朕為天下主一夫不獲尚廑朕
懷豈可令郡縣司牧枉受寃抑乎朕屢降諭
旨令督撫秉公体恤屬員今年姜亮叅金南
瑛等皆屬誣枉滿保叅汀州知府何國棟有
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為人法海叅湖州知

府曹掄彬情罪未恊此外尚有寃抑之員嗣
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寔在寃抑被叅
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緣由核寔
具奏其並無寃抑寔有罪愆混行具呈者重
治其罪　命御門聽政日派瀚林編檢
四員侍班　七月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合詞
劾奏年羹堯欺罔悖乱各款請加誅戮以彰

國法得旨所奏乃在庭公論可降旨詢問各
省將軍督撫提鎮平情酌議　降年羹堯為
閑散章京　山西撫伊都立叅奏貝子允禟
護衛烏雅圖等在平定州毆打生員請按律
治罪旨此事前諾岷未奏經朕降旨詢問始
行題叅內有李大成乃允禟家下為首緊要
太監諾岷竟為脫卸大員朕思伊都立止據

諾岷所審具奏疎忽殊甚着將李大成提審
寔情具奏至于允禟自來結納黨援不守本
分且品行庸劣居心妄自尊大且伊攜帶數
萬金前往西寧買結人心地方俱稱九王爺
伊不過一貝子耳安得漫稱王允禟着革去
貝子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仍有擅稱允禟
為九 王爺者從重治罪 山東撫陳世倌奏

山東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內從之　八月
革直隸督李維鈞職以隱匿年羹堯保定家
產財物也　九月靖逆將軍富寧安奏策妄
阿拉布坦遣使入朝甚屬恭順巴爾庫爾等
處兵丁應行撤回謹將吐魯番等處所有護
軍西安前鋒于八月初二日自巴爾庫爾起
程其各路綠旗兵俱交提督路振聲領回從

之　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奏所有喀喇沁
土默特及歸化城之土默特兵丁俱令帶
回原處臣由鄂爾齊圖果爾起程帶領京城
官兵赴京報聞　十月提拿年羹堯來京
十一月宗人府遵旨議奏允禩心懷奸惡市
恩惑衆應革親王佐領旨寬免　十二月定
內閣侍讀學士翰林講讀學士為從四品翰

林侍讀侍講為從五品從內閣學士班第請
也直省督撫提鎮等陸續疏參年羹堯欺罔
貪殘大逆不道請正典刑下部知之 宗人
府參多羅郡王允禵前任大將軍任意妄為
苦累兵丁侵擾地方縻費帑項旨降固山貝
子 議政大臣刑部等題奏年羹堯大逆之
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將

硃批諭旨撤敢倣寫進呈一見汪景祺征西随筆不行叅奏一家藏鎖子甲又私行多貯鉛子一僞造圖讖妖言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黄土塡道官員穿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緑頭牌引見一會府龍牌設床正坐一用鵝黄小刀荷包穿四補衣服一用黄布包袱一與屬員物令北向叩頭謝恩

一伊子穿四團補服一總督巡撫跪道迎接
云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黷之罪八
侵蝕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各
款共九十二大罪供狀昭著
上念青海功令自裁年富立斬年遐齡年希
堯革職免罪餘十五歲以上子孫發遣遠烟
瘴充軍嫡親子孫將来長至十五歲者陸續

發遣不赦不許為官有匿其子孫者以党叛
逆論抄没家貲現銀五十萬族中現任候補
文武官俱革職鄒魯立斬親兄子侄發黑龍
江披甲為奴　刑部等奏妄作西征隨筆之
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斬決旨汪景祺作詩譏訕
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
臣定擬立決具奏姑從其請著立斬梟示妻

拏分别發遣

四年正月諭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允禟蘇努吴爾占結党構逆靡惡不為四人革去黃帶子并除去宗人府名字尋革允禩妻福金休回外家　刑部等議奏隆科多扶勢婪賍罪擬斬決旨革吏部尚書令其料理阿爾泰等路邊事務　二月命將允禩圈禁高墻授

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車零旺布多羅貝勒
色卜騰旺布貝子芧海等為扎薩克將所屬
厄魯特編為四佐領　三月大學士九卿
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羮堯
稱功頌德備極諂媚應革職治罪得旨向來
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
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錢名世自取罪戾但

其所犯尚不至于死伊既以文詞謟諛奸惡為
名教所不容朕即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
戒着将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
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所
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
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絶共為切齒
可令在京現任官員有舉人進士出身者倣

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勞蹟以儆頑
邪并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為詩文
一併彙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改允禩名為阿其那　　命丁壽等率
兵駐札唐奴山前之特斯等處防禦策妄阿
喇布坦　四月諭朕聞試官之內偶有學文
不及而所取之文未滿人意者是以去年朕

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正副主考者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令鄉試屆期將記名人員掣簽命往使典試事 諭宗人府允禟着交與都統楚宗侍衛胡什里馳驛從西安一路來京沿途派兵看守伊妻子家口着總督岳鍾琪巡撫圖理琛石文焯等派兵嚴行看守 五月改允禟名為塞思

黑　十七日文武大臣等奉　上諭歷年以
來朕之數弟昏昧無知不安本分其奸偽逆
亂之行爾衆大臣從前雖畧曉一二何能盡知
爾等且不能盡知外間小人又何由知之伊
等為人存心行事朕曰三四十年共在一
處知之甚悉伊等僭妄之心悖逆之行及其黨
羽于國家大有關係阿其那等歷年傷皇

考之心不孝不忠結為党援擾亂國家其罪
倍甚于阿哥從前阿其那塞思黒允禵允䄉
等共為党與包藏禍心將不守本分詭随之
人百計千方引誘交結又將生事亮亂
喇嘛僧道醫卜棍徒優人之属種貪利小人
留心收攬重利賄買各致死命以為伊等
在各處稱揚伊等美名串通內外奸僞之人

希圖大位有不入其党者即妄加危言以恐嚇之故不為其所籠絡不為其所欺蒙者盖少國家被其擾乱人心受其蠱惑外則與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黒壽等乱臣結党往來内則與
皇考御前侍衛拜唐阿太監等鑽營交給採聽一切喜怒消息若非我

皇考神明聖智心如金石未有不爲伊等詭
秘之計所動搖者伊等奸僞之計皆爲我
皇考之所洞悉故窮困懷羞宄心益逞反將
皇考年高之人種〻激怒無所不至
聖躬憔悴成疾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奸爲
結党種〻可誅之所致也知臣子者莫若君
父我

皇考曰阿其那不孝不忠惡貫滿盈深用震
怒曾謂阿其那為亂臣賊子乃吴三桂之再
世寔梁山之逆党父子之恩絶矣此等之旨
難以盡録
皇考之旨甚明伊等皆得罪于
宗廟
社稷

皇考之人。國法所當誅者也。朕即位以來。將伊等罪過。俱暫寬免。凡事務訓。與伊等解散党與。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乱之行。將阿其那封為親王。簡用重任。總理事務。阿其那仍不改其覬覦悖逆之心。奸偽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意欲敗壞之事。事事以美譽自居。欲將惡名歸之于朕。其悖逆之心。無少改悔處。

朕深覺知之伊但兇心稍萌朕即顯然曉示於
衆故伊計窮力絀知其悖逆之心奸偽之
行斷不能施布但欲朕加之誅戮意謂倘有
玷朕名譽之萬一以洩其忿種種擾亂全無
人臣之体竟至於衆大臣前發誓公然詛
咒達及朕躬舉動狂悖一至于此也封阿其
那親王之時伊妻家之親為伊賀喜阿其那

即云何喜之有我頭不知落何日等語朕不
知其何心何故而出此言再阿其那在拘禁
之處向看守太監云我向來在家每餐止飯
一碗今飯加二碗我斷斷不顧全屍以歿必
使見殺而後已等語豈有身為臣子而如此
暴虐悖逆之理也再阿其那於
皇考在日不能承歡奉侍以叨

君父之矜憐不能保其貝勒之爵祿不能保
犯鎖拿之罪伊之乳公乳母之首領不能保
妻子不能保家財不能保則阿其那之才具福
分顯然可知矣夫阿其那以此才具福分無
以不孝不忠挾其奸僞之心恣其所行之事
倘至此大位豈能上安
宗廟

社稷報答
祖父之恩澤被生民之衆哉果係誠心爲大
清國之人未必願阿其那位登大寶也至塞
思黑乃係痴肥臃腫矯揉妄作粗率狂謬下
賤無恥之人
皇考從前不比之于人數弟兄輩亦將伊戲
謔輕賤即阿其那亦知其庸昧無能特引誘

愚矣使出奴力塞思黑因阿其那事敗未稱
伊等之心數年間挺身覬覦大位者亦阿其
那將伊從慂之所致也朕即位以來因思伊
等斷不可置之一處將伊遣往西大通居住
原欲令其更改惡心逆行也伊覺朕之寬仁
斷不肯傷伊等身命不但不改其悖逆之心
反種種妄亂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

自古人臣未出之言。祇欲激怒朕心。務令誅之而後已。至於帶給允禩書札內。有機會已失。悔之無及等語。數千里寄此等悖逆書信。毫無畏懼。如此不法。是誠何心。仰蒙

聖祖皇考。隆恩。豢養臣子。三四十年之厚澤。豈有曰未遂僭妄之私。即怨望

君父。與國為仇。如此悖逆肆行。有是理乎。且

伊蠢然無知，行事悖謬，不量己才，不知羞恥，以不足比數之人，賄買棍徒，而小人惑於傳流之言，以為塞思黑可邀大位，致使衆口紛紛，此亦世所罕聞也，而伊亦公然自受，恣口亂言，自古以來，亦未有不自度量，醜顏無恥，悖謬可殺，如塞思黑者也，至允禵生性糊塗，急暴天地之高厚，亦不知為何如之人。

皇考知伊在家中必然生事特遠遣出征在
外者允禵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誘頓萌
大志自古有大志之人豈不願聲名美好之
理而允禵于出征處妄費國帑肆行貪饕騷
擾地方又鑽營塞思黑令在
皇考前巧為設法取青海台吉之女逐日醉
飲種種淫乱貪污之行衆皆知之允禵身為

大將而所行之事有國法在有
皇考洞鑒在有公論在自當勉力粉飾邀譽
亦欲強忍遂伊碩望之心而乃醜行不法可
笑至于如此似此伎倆人品若至大位恣其任
意何所不為豈能為國家萬姓造福也不過私
心令伊同党不孝不忠奸宄乱國當誅之數
人僥倖而已未必國家之福也朕即位

後即降恩旨將允禵喚回允禵于未到京之
先即露種〻狂悖于到京之日向朕輕躁妄
行狀類棍徒其罪不可枚舉朕皆寛宥施恩
皇妣梓宮前封伊為王全不思報朕恩並不
改伊等朋黨之初心逆志益恣向朕種〻欺
妄暴戾之心倍加近者蔡懷璽投伊院内字帖
内開二七變為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

為太后數語允禵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裁
去塗抹但交與總兵范時繹令不論如何完結
且云並非大事看其如此無法無天悖亂
之行即史書內亦屬稀有至于允禩乃一
介下賤原屬無恥之人但知索取民財爭奪
買賣交結內侍種種宵小刻薄無恥劣行之
處難以屈指舉國共知阿其那將此等人亦

行設法牢籠令其出力以為羽翼阿其那等

心懷奸惡擾亂國政煽惑人心邀買美名結

交匪類徧處稱揚伊善不過欺人而已豈能

欺

上天

皇考乎阿其那等承歡

皇考者何處効力者何處有裨國家者何處

利濟軍民者何處施恩臣工者何處有益兄弟者何處且當皇考聖明在御之時阿其那為皇子何得結交外人不曾與政事有何善足稱遂至人目之為佛者何故耶此皆伊等所結党朋作乱之徒招摇惑衆小人愚昧入其機變不審始末虛寔之所致甚顯然也伊等如果有善可據朕此數言又安能淹沒伊

等之善行乎但衆多愚昧伊等存心行事已久衆人被其欺惑者深朕若不如此明白降旨分晰伊等奸僞之術兇悪之性不孝不忠之行衆皆難以知曉今衆人但將伊等果如何好有如何似佛之處自必稍為揣度則着夢之醒衆自曉然矣且當

皇考之時朕着欲似伊等邀名不能致譽也

若欲效伊等之所行豈力不能為之人耶祇
曰
上天照鑒可畏
皇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忘負是以但寧靜
守分敬謹孝順于
皇考之前朕自幼時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
于兄弟中亦並無私嫌而朕亦從無希冀大

位之念此
皇考所深鑒衆人所共知也昔朕之兄弟中
往々有得罪
皇考者朕身為之解釋調停以寛解
皇考之怒凡此不可枚舉現令諸王與
皇考親近侍衛侍俱係知之朕非邀名而亦
非為伊等乃寔為 君父年高仰体聖躬之故

是以堅持心志而行之耳蒞位以來為因國
家利害所關但欲伊等改其兇悖之性以及
于善耳設使朕先便有希冀此位之念今已
登此位矣又于伊等何仇乎朕從前若有被
兄弟凌辱或致朕于惡地或于朕有虧傷處
如此等私怨倘有一事倘有一人亦未必能
掩衆人之耳目

皇考在時朕賴
皇考之恩平安尊榮已四十五年此等不肖
弟輩與朕豈但不得敢言有仇隙即些微一言
之不合亦未有也朕臨御以來日夜念
皇考之恩付托之重于政事竭力勤求已經四
載爾衆大臣朝夕在廷覲面奏事豈有不知
之理自古帝王未有如我

聖祖皇考之勤政者即
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但朕甫
登大位曰素性于事不好干預臣工皆所未
識政務皆所未經念
皇考付托之重大恐其隕越遺漏故爾精勤
求治自晨至暮揔無間斷伊等不得窺朕之
暇隙于元年二年間造言有謂朕每日早理

事日中即醉飲者又有謂朕日中醉醒昃方理事者朕當時即已聞知諸卿寧不聞乎朕從不能飲若彼時即降諭旨似乎弭謗亦謂流言虛寔歷久自明故未即降諭旨經今四載朕從前不飲之處衆已共知伊等見朕動理政事又

皇考以大業付托朕躬奸悪之徒遂欲以不

美之名加之于朕以有過加之
皇考欲使天下擾亂不已故又造此等無稽之
言傳播聲揚甚有關係今郭允進作書拋入
塞楞額轎中書內曰朕庚屬午遂指馬造出
異言詈罵爾衆大臣亦忍聞乎又云十月作
乱入佛被囚軍民怨新主又謂朕即位以來
遭旱潦飢荒之災等語又各處粘帖書內

云災病下降不信此着即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語觀此寔乃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禩等朋党之奸逆宄悪之小人行乱作悪之書辦皂隷旂棍等貪取貨財訛詐尋事慣于鑽營之徒見朕将部院衙門及各省私弊尽行除革政治肅清此輩宵小之人不能行其刦掠訛詐之事始移恨于不憚法度不畏死亡特

造此等悖乱之語以揺動人心擾乱國家欲
使朕心疑畏将此輩悪棍朋謀之人容忍寛
假之意如朕之為人豈憚此不経之謡言乎
朕以聖賢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焉有曰此
等悖逆之言遂爾畏惧寛觧之理乎謂阿其
那為佛者豈以其不孝不忠如鬼如蜮之行
乎不然伊又有何等忠孝仁慈之美行耶似

此宄暴惡詐奸險之佛誠自古所未聞者況
水旱疾疫世所有者此輩如此妄言倘更逢
其事衆即以其言為驗而信之矣所關甚巨
朕即位三年以來幸叨
天貺衆所共知者此豈可以假飾之事乎倘
非　皇天眷佑稍合此輩造作之言又不知
如何謗訕矣如直省去歲偶值水災朕即發

粟数百萬石賑救又令修治堤塘大開水利
曰軫念元元之故動用数百萬帑金使直省数
百萬黎民竟若無災不致艱食直隸通省
百姓之感戴亦難掩衆人之耳目天下軍民
朕愛之俱如赤子自臨御以來所以推恩于
軍民者甚備天下之人何故不戴朕恩反生
怨恨也且不知怨朕何事也其即以懲治阿

其那等當誅之奸類故乎如果以懲治阿其
那塞思黑允禵之故天下軍民遂至胥怨則
此輩寔國家之賊更斷不可留於人世矣如
朕即位三年有一事可致軍民之怨朕萬歲
後不見朕
皇考在 天之靈朕如有致軍民可怨之處
衆人即當明言今者內有郭允進之輩外有

蔡懷璽之徒任意造作各樣謠言將書字拋
置聲張實國家之姦賊不可以不正法也我
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區宇至我
皇考百有餘年滿洲等世沐恩膏朕承
皇考之命嗣此鴻基天惟一日國止一君八

旂人等亦惟感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似此
不忠不孝之輩擾乱國家妄行不法乱臣賊
子之居心行事八旂之人聆朕曉諭之旨當
必駭然深燭其行事之悖乱當切齒而共恨
之者嗣後爾等各部院衙門八旂之内有如
此等妄造語言搖乱人心者汝等加意訪拏
誅殛數人羣小自然戒懼不敢妄為矣倘知

之聞之故作不知被他處拏獲審出時將隱
匿之人照犯人一例治罪塞楞額陳奏甚是
可嘉如此始可謂國家大臣大凡微賤小人
不知國家之大義懷奸隱匿以示私恩如塞
思黑允禵等況関係己身之事值此等妄言
之人尚故作不知縱之以示寬大此寧非國
家之叛臣賊子如何且置法紀于何地乎從

前諸王大臣請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即行
正法斷不可宥奏甚為得理此輩包藏異心
擾乱國政乃獲罪于　宗廟　社稷與我
皇考之人理應正法但伊等歷年結成党與
妄造語言蠱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種〻奸
詐悪逆之事中外及八旂軍民人等尚未得
徧知此事乃関係

皇考及朕躬之事今故將此輩奸惡不忠不孝大罪偹恚言明使中外之人昭然盡曉即將此輩正法亦屬當然後日亦不得議朕即姑留之亦不過數名死人耳亦無所關礙汝等謹記此旨錄出奏覽後傳于京城内外八旂軍民人等一体知之特諭